

麓台骄子

王景元

鲁迅曾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文中的主人公则是把别人吹牛、打牌压床板的时间都用在练字上。入伍36年,从一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一级警士长,他为部队的文化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各种荣誉证书和奖牌奖状摆满书柜。他刻苦钻研书法40多年,取得骄人成绩。这就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晋中市硬笔书法协会主席贾志平。

1963年,贾志平出生在祁县麓台山下,他从小爱琢磨磨动脑髓,模仿能力特别强,有些事情无师自通,如修自行车、修锁配钥匙、出板报、唱歌、刻图章等等,还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有这样的才华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欢。有一次,班主任李仁林在同学们面前喊他“秀才”,从此“秀才”这个雅称传遍全校乃至全乡,一说“秀才”无人不知。1993年底,贾志平坐着绿皮火车去了新疆某基地,圆了军人梦。新兵期间,

我的爷爷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些人的生命轨迹,如同璀璨的星辰,永远照亮着我们的前行之路。我的爷爷,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后辈永远尊敬的长者,半生从戎报国,半生悬壶济世,国家有难他挺身而出,国家富强他功成身退。他的一生,是忠诚与奉献的典范,是勇气与坚韧的化身,他用尽一生谱写了军人本色、医者仁心、艰苦朴素的英雄赞歌。

我的爷爷,生于乱世,成长于烽火年代。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他从青春年华便投身于国家的解放事业。1948年初,年仅15岁的他应征入伍。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他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解放太原等战役,为国家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1950年10月,爷爷毅然决然地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随部队首批跨过鸭绿江,投身于第一至第四次战役。

他英勇无畏,舍生忘死,与战友们并肩作战,给予美军及其16个同盟国军队以沉重的打击。然而,战争是残酷的,爷爷所在的全军前卫团归国时仅有200余人幸存,爷爷的右膝也不慎被弹片穿透,腿部至今仍残留着战争留下的伤痕。这段经历,不仅让他刻骨铭心,也让我们这些后辈感受到了战争的无情和军人的无畏。

爷爷的一生,充满了荣誉和辉煌。他荣获大小战功7次,获得了华北解放纪念章、抗美援朝纪念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纪念章等多枚勋章。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无私奉献。

战争结束后,爷爷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而是选择了继续为国家 and 人民服务。他进入华北军区卫生学校深造,毕业后担任团卫生指导员兼军医。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他时刻谨记“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为军人的健康默默奉献。转业回地方工作后,他更是将全部心血投入到医疗事业中,成为了当时少有的兼备中西医双职称的杰出医师。爷爷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谦虚厚道、无私奉献,有求必应、随叫随到,医治了无数患者,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医者仁心的真谛。

晚年的爷爷,生活在一个幸福美满的大家庭中。他一生育有5个儿子,拥有8个孙子孙女和近10个重孙。他关爱家人、尊重朋友,深受周围人的敬爱,他的晚年生活充满了幸福和欢乐,常常以拥有这样一个大家庭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如今,爷爷已离我远去,但他的精神将永远留在后辈心中。每当我想起爷爷,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流。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红色基因,“仁心仁术、德医双馨”的精神血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淳朴家风,将与我们永在,并接续传承。

(赵倩)

苏家庄庙会

王文安

在晋中农村,庙会是最重要的民间活动之一。千百年来,它承载着祈福祛邪、商品交易、休闲娱乐等功能,让一代又一代的百姓美在其中、乐在其中、陶醉其中。俗话说“无庙不成村”。过去,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庙宇,供奉着不同的神灵。但有庙不一定有“会”,有“会”的地方也不一定有庙。既有庙,也有“会”,并且能够传承至今,已不多见。而榆次区东赵乡苏家庄村的庙会,是目前较少的庙“会”结合的完整的庙会典型代表。

苏家庄村的文殊菩萨庙属重建,最早的建庙年代无从考证。但院里的两棵古柏经林业部门树龄考证为唐柏,由此也初步认定文殊菩萨庙应该始建于唐代。岁月更迭,该庙几建几毁不得而知,最后一次被毁于1948年的战火当中,村中许多老人仍记忆犹新。庙有庙无,并没影响庙会的举办,农历四月初四的文殊菩萨庙会虽然有盛有衰,但一直传到了今天。2013年文殊菩萨庙的重建,更是推进了庙会的兴盛。

传说农历四月初四是文殊菩萨

他毛遂自荐为军人们唱歌演节目,一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让他在新兵连拔得头彩,后来基地每次文艺演出,他总是在压轴位置。

基地地处戈壁沙漠,冬天气温零下23℃,他站在解放车大箱上,长长的竹杠上绑着排笔,挥笔自如,工工整整的美术字,如“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等等标语跃然在几米高的围墙上,成为基地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为了把美术字写得更好,竟把《新华字典》上的九千多字,用各种字体反复练习两年多,那字美观中透着灵气,人见人爱。

书法,他一练就是40多年。1990年,贾志平从新疆某基地调入驻晋某团俱乐部工作,得天独厚的条件如虎添翼,坚持每天练字,直到手腕发酸眼睛发花为止。1993年,部队组织书法展好,他把《新华字典》上的九千多字,用各种字体反复练习两年多,那字美观中透着灵气,人见人爱。

书法,他一练就是40多年。1990年,贾志平从新疆某基地调入驻晋某团俱乐部工作,得天独厚的条件如虎添翼,坚持每天练字,直到手腕发酸眼睛发花为止。1993年,部队组织书法展好,他把《新华字典》上的九千多字,用各种字体反复练习两年多,那字美观中透着灵气,人见人爱。

最美人间四月天,同学聚会兴无前。花红柳绿春风喜,莺歌燕舞意盎然。岁月如梭人已老,心中情谊依然在,走向七十霞满天,三角梅开永不败(三角梅是13班同学群微信名)。

“同学们,大家好!”这不,原长子县西街七年制13班“走向七十”同学聚会,正在长子县丹朱镇西环路的钜辉大酒店三楼热闹举行,墙上挂着一幅“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走向70同学情”的大型喷绘。这次同学聚会的策划者、主持人之一袁天宏感慨万千:“虽然我们都老了,都已走进70岁,但是我们更要积极向上生活,热气腾腾地活着,用心来经营好我们自己的生活。流年的悲喜,曾经的泥污,半世烟雨,半世花落。已褪色成柔軟的诗句,唯美在时光深处,凝聚成岁月的珍珠,让我们在变老的路上拥抱快乐与安康。”

是啊,人生不过3万年,一晃都老了,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为父母、儿女活着,进入晚年,反而是踏上了人生的新征程。

清空过往的遗憾,保持良好的心态,看淡一切,释然一切。人生路上要学会清零,只有这样,我们前行的脚步才会更加轻盈,才可以活得更加轻松。老了就要变得学会做减法,减去对功名利禄的执念,减去对物是人非的遗憾。要活得通透,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根据自己内心的想法,做自己喜欢的事,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不要让那些无谓的纠结和痛苦消耗我们的宝贵时间,大事看小,小事看淡。儿孙自有儿孙福,儿孙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学会撒手,学会撤出。70岁的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时代变迁和个人成长,但不变的是,我们心中的那份同窗情谊,感谢我们在相聚中再次燃起青春的火花,再次找出人生旅途中那束光芒,为我们积极向上的人生喝彩。

活动中,同学们都戴上了长长的红围巾,在长子西街学校的旧址上合影,兴致勃勃游览了长子著名景点,金山银山、精卫湖、张店的九连环大院和全国文明村良坪村。在良坪村灵峰寺,老同学送我一套《良坪记忆》和一套《李秋宝文集》,从书里详细的了解了全国文明村良坪村支书、村委主任、长治市运东集团董事长王作平的事迹,也进一步了解到作者李秋宝以及他的作品。

掌叫好。应村民要求,苏家庄今年邀请朔州梅峰北路梆子剧院前来助兴,演员中不乏梅花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一级琴师。去年他们请的是省晋剧院一团,今年想听听唱腔激昂高亢的北路梆子,换换口味。当然最后1天还邀请了年轻人喜欢的现代歌舞压轴演出。传统戏曲与现代表演在庙会实现了交流碰撞。

庙会 是地方历史、民俗、传统的一个缩影、一道风景。3天的庙会,苏家庄村村处处洋溢着浓郁的喜庆氛围,一派繁荣景象。由此可以看出,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逛庙会仍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人们心中的情怀寄托。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还拉动了农村消费,促进了经济发展;不但不会消亡,而且会越演越热。

庙会也是一年中走亲访友的重要节日。与过年一样,赶庙会的日子,各家各户都会准备盛宴招待客人,家家户户能请的请,能来的来。这一天,村里在外工作的人,百忙中也会抽空回来,看看老人,寻找一下儿时记忆;凡是和村里沾亲带故的,或慕名而来的,也都会来凑个热闹。大街小巷停满了车辆,各家各户都有客人,推杯换盏之间,大家交流信息,传递商机,憧憬美好未来。当然,酒足饭饱,再去远远观望戏台上演绎的一幕幕人生百态、感悟现代农村悠然恣意的美好生活,真得很美。



组织的培养退而不休,积极倡导书法进校园,坚持每月回祁县培训一次,连续7年无偿为修文小学讲书法课。

他始终坚持德才兼备的教育理念,常给学生讲:“慢慢写字,好好做人,德才兼备”。在培训中他既教写字又教做人,在写字中让才和德得到有机统一。每年春节义务到街道、社区和部队为老干部、老军人和部队官兵写春联,他送的是春联,宣传的是书法文化,受到了师生和社会的好评,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反响。

字如人,人如字,他与字已融为一体。40多年来,贾志平行走在田字格中,纸为地笔为犁,他跋涉着探索着,一步一个脚印艰难地前行着。田字格中有情怀,有酸甜苦辣咸,还有不屈的人生…

一个人不能是一成不变的、静止的,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在不久的将来迎来更加明媚的创作春天。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回忆美好的同窗时光,给我们带来有趣的体验和快乐的记忆。我们的同学情,像一杯美酒,越陈越香、越久越醇。虽然我们已走进70岁,虽然岁月已改变了我们的容颜,但我们的 心依然年轻,内心的热情和活力依然不减。

70岁的我们,曾共同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又共同促成了今天珍贵的团聚。愿每一位同学,心如顽童,笑口常开,为自己的坚持和努力而骄傲,为自己奋斗的人生而喝彩。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张元明

最后,我想为同学微信群“三角梅”贺诗一首:

您,满树繁花开得不慌不忙
您,五彩斑斓开得有条不紊
站在您的面前,我心旷神怡
好似浑身都涂上了缕缕阳光
您虽然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
但您清雅动人,给人一片芳香
您,虽然没有像荷花出污泥而不染
但您在寂静中而悄然绽放
您像火焰般热情似火,熠熠生辉
但我懂你的花语,懂你的衷肠
您,燃烧着的生命热情而奔放
您,令人陶醉,又给人带来希望与力量
您,欲变为成群的彩蝶,要展翅飞翔
瞬间,让人情绪焕发,心胸开朗
您,宛如一位优雅的舞者
展示着生命的激情与力量
我,知道您有不俗的追求
我,知道您有高傲的信仰
您,要把大地点缀的如诗如画
您要用自己的火焰把世界点亮

《王家大院话家风》跋

郑建华

灵石县文化和旅游开发服务中心(灵石县王家大院景区事务中心)顾问王铁喜老师,多年来精心编写《王家大院看家风》一书,希望我之为之作跋。奈何德薄才浅,心下忐忑,难为再三,不敢应诺。又想起和王老师相识相交多年,其人品高尚,系静升王氏二十三世苗裔,曾参与编纂2009年版《王氏族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作为多年至交,我只有努力为之。

王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其反映生态文明主题的美文《我爱的白鹳飞走了》,曾刊登在《散文选刊》杂志。该文发表后广受好评,我亦从中感受到王老师的才气。说起来,我已在王家大院工作20余年,研究探寻晋商文化和王家大院建筑艺术也有多个年头,对王老师写王家大院家风的书,更觉情感深厚。巧的是,去年王老师入职文旅中心顾问,又和我一同共事于文化研究室,如此情谊、如此缘分,加之有对书稿的审阅职责在身,我焉有推托之理?写下此文,谈不上跋,权且作为感想吧。

我以为,家风是道德的自觉传承,家风传承深蕴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彰显着民族的精神风貌,维系着个人、家庭、家族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谓人生价值建设的支柱力量,静升王氏家族的家风

传承,就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家国情怀。

王家大院之静升王家,从元皇庆年间迄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家族史,其间连续鼎盛八代人,恒昌山右五百余年。作为晋商豪门大族,其家族更以独特的宗族文化、姓氏文化著称于世。事实上,读者朋友们在王家大院走走看看,就不难发现,王家大院院落内外随处可见到王氏家族家风家训的内容。这些内容,把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贯穿始终。

静升王氏族人还把很多富有诗意且具教化功能的治家格言雕刻镶嵌在建筑的门楣、楹联、匾额、挂落等构件上,使生活在大院的族人,能时时处处感受到儒家道德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所有这些,凝铸着王家大院的家风精髓,是静升王氏留给当下社会最有思想价值的遗产。

《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当代著名学者王鲁湘先生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我们这些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人已经年逾或接近古稀。70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短瞬间,而对我们来说则是人生之大半。人的一生,无论高低贵贱、不分穷达奢俭,都要有重要节点,而“上山下乡”无疑是我们这群有着“知青”称谓的人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在生命历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今年4月3日,是我们30位知青到兴县蔡家崖插队50周年的日子。50载岁月更替,半个世纪斗转星移。我们这些当年稚气未脱、风华正茂的姑娘小伙子,已经被岁月浸染成鬓飞白发、面挂沧桑的老头儿老太。但无论如何,岁月抹不去我们对那几年生活刻骨铭心的记忆。

当时我们正值初出校门的弱冠之年,从温暖的家庭、无忧的校园来到一个小山村从事农业生产的确是一个落差很大的转折。下乡的当年,村里对我们这些“学生孩儿”给予了照顾,所派农活相对轻松。到了1975年,我们这30个人便成了村里的精壮劳力。用村干部的话讲,就是和村里的女子、后生们“一提二拔”。开山炸石、修筑堤坝,水力冲淤、建造水库,春播秋收、农田劳作,披星戴月、收麦打场,脱坯烧砖、瓦窑苦战,几乎所有重体力活都有我们的身影。

这一切现在说起来轻巧,但当时给我们的感觉真的是“苦不堪言”。劳作一天精疲力尽,最大的盼头是太阳早点落山,最开心的是下雨阴天。苦归苦,但那段岁月让我们真正领悟了艰苦二字的真谛。就我个人而言,参加工作后有了工人、军人、行政干部、国企员工的经历,虽无所成就,但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因为有了插队生活的锤炼,对所遇到坎坷与困难似乎总能克服。

农村的日子让我们领悟到了生活的不易。插队期间,我们几乎全天候和村里乡亲们“绞磨”在一起,近距离长时间感受了晋西北农民的生活。他们的生存状态,至今回忆起来历历在目。蔡家崖是一个距县城不足10公里的山村,也是当时的公社所在地。村庄依山傍水,背靠元宝梁,紧临蔚汾河,一孔孔窑洞镶嵌在山上。虽说没有什么矿产资源,但从农耕角度讲应该算是不错。尽管如此,当时农民的生活也是贫困的。吃食以玉米面、高粱面、豆面和小米为主,能吃饱就算不错的人家;穿戴更是粗陋,一年一双鞋、三季一件袄,有一件老羊皮袄算是奢侈品;劳作强度极大,一天三出工,有时还要“夜战”,即使冬季也要搞农田基本建设,除了必有睡眠,大部分时光都是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经济来源十分单一,年终凭工分分红才能见到一点现钱,有一些人口多劳力少的人家辛苦一年还要倒欠生产队的口粮款。这样的光景,无疑是拮据的。

从村民身上,我们读懂了艰辛与不易,同时也深刻体悟到他们那份独有的坚毅、善良、质朴、知足和乐观。这一切,为我们以后的工作与生活注入了强大动能。

蔡家崖的特殊地位让我们靠近了红色历史。蔡家崖从抗日战争起成为晋绥边区首府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素有“小延安”之称。贺龙、李井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长期生活和战斗在那里。当时的晋绥,不仅是保卫延安的强大屏障,也是党中央物资保障的重要支撑。如此的历史际遇,使得蔡家崖这个小山村有了厚重的红色禀赋,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留下重要一笔,因此也在人们心目中熠熠生辉。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与我们一起插队的野世捷,后来成为闻名三晋的“山药蛋”派画家。他的一幅国画《边区冬暖》于八十年代初发表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题材是贺龙用冰车推着一个小男孩在隆冬的河面上滑冰。

知青的集体生活培育了深厚的友谊。30名青涩懵懂的年轻人,“一口锅里搅稀稠”,每日结伴干着各样的农活,互相关心、互相扶持。每逢遇到大事件,我们都要在一起热烈讨论,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总要辩出个是非曲直;遇到脏活、累活、险活,人人都抢着干,从不偷奸耍滑;生活和劳动中互相照顾,女生帮男生洗衣服,男生帮女生搬大石头、冻土块是常有的事情;从家里带来好吃的,总是同宿舍的人共同享用,从没人“吃独食”。

说起友谊,我总能想起张晋堂、李一立两位大哥和康秀莲大姐。他们年长一些,脏活累活抢在前面,有了享受躲在最后,给了我们这些小弟、小妹们兄姊般的照顾。经过岁月的积淀,这份友谊如同陈年老酒,历久弥浓,历久弥香。

考察王家大院后,曾如是评价:“王家大院是中国国家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家训文化的绝佳体现。”诚如斯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都说国很大,其实国就是一个家。而今新时代,虽已不再是风雨如晦的旧时期,但中华文化在新的世界大潮中又面临新的挑战 and 机遇,无论如何,王老

师所著《王家大院看家风》一书,在岁月的长河中,必将为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更好地营造良好家风、政风、社风,发挥其正能量作用。

家为国体,家正邦兴。在中华民族传统中,家是生命成长的重要“道场”。发掘和弘扬王家大院之静升王氏这样有道义担当、以传承发扬优秀民族文化为己任的家风,既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亦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凝心聚力。

